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九

論語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

冉有曰今夫顓臾節

今夫顓臾今字。對上昔字。昔字意中有魯在。今字意中有費在。昔字意中有先王在。今字意中有季氏在。此皆是鍼鋒相對處。

今不取今字。有形勢有時候有機會。以形勢論。今日適可取。以時候論。今日尚可取。以機會論。今日正可取。

子孫憂都在今字中埋伏。不在不取中商量。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節

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招下判。真情畢露。欲之直坐冉求。方見

其言語反覆掩誑之罪。舍曰爲辭四字。是定冉求勘語。與季氏又分一案矣。

君子疾夫十三字只作一滾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節

冉有只見有家。夫子提出一國字。劍鋒甚利。封與家字並說。又正見安上所以全下之意。

此節大意直對今夫顓臾一節說。正破冉求所憂者非。自此至末皆一意。直到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一句結出。邦分崩離析。正不均和安之患也。四患字乃憂字鍼線。須知中兩句不過引來起末三句。以見國與家之分須守。而顓臾之不必憂。不重以末三句釋上兩句也。

因冉有說出季孫之憂。故此節提出當患不當患之義以破之。末

節直言憂之所在作結要害只在四患字三無字著眼。

上二句只說得當患不當患。下三句推出所以然之故。季孫憂在蕭牆不在顓臾。正爲其所憂乃所以取傾耳。側重無傾句方得蓋字一轉中明之意。

蓋字承患不患兩路下來。人每只見得一邊耳。只爲均安貧寡支配不同。和與無傾添揷不穩。都於此枉費手脚。只發明所以患所以不患之故。領會蓋字神理。何等明切。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節

遠人不專指四裔。凡遠方之國皆是。看下文即指顓臾說。若坐煞邊外。却是後世事勢。

如謂文德不仍貼均安和。却是。

若未得上節道理。也無處講文德。

文中子忠信不立，則鄉社之禮，不能以致刑措。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自有壯國勢維人心者，非空言禮樂以修文德也。**註**文德二字，緊對下誅勤干戈而言。謂即有不服，亦止修德教，不事威武耳。文德即忠信仁義，即所以壯國勢維人心者，原非空言禮樂也。

惕側不容人躲避，便不是王者心術。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從來講此章者，重權勢上說。愚見甚不以為然。其病起於誤解總註此章通論天下之勢，何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是。此之謂勢，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在乎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自天子出之禮樂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隨

道爲邪正盛衰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卽道在是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然有天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天理爲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爲主。聖人所論有道無道。正指天理之治亂。如講章所云。則陳同父之論爲不刊矣。要之皆坐不曾識得道字耳。

講意補文 自諸侯以至庶人而遞承乎天子者。權在故也。評 理論權。尚未見源頭。文 一有明天子出。則皆俯首而爲吾用。何則。國恃封建以爲安。尤恃禮樂征伐以維封建也。評 禮樂征伐又恃道。文 無如此柄之脫然去己而不覺也。評 柄之脫去。失其道也。非失其物也。文 譬則遺物于中衢。人思取之矣。取之而非其所宜取之人。人思奪之矣。評 後世得天下。總亦是幸取耳。皆非所宜得者也。果宜得。則不論諸侯大夫。亦視有道何如。評 說者謂

唐節度之強不始于河北之繼襲而始于節度之有功夫漢之衛霍亦有功矣而何以不亂蓋誅賞之權在上也大將在軍至不敢殺一穌建則武帝之威亦赫矣【評】看朝廷處置得宜而跋扈之藩自服可知權之得失在道不以能攬權為有道也

諸侯代有天下三代之常理但以德不以力耳蓋天子與諸侯皆君也猶宗子之與支庶相代猶天理也自大夫以下至于庶人皆臣也其至于取天下皆簒也而皆自秦廢封建始封建廢天下有不可言者矣自古無不亡之天下有封建固亡無封建亦亡吾未見廢封建之利過于夏后殷周也而其亡之慘烈亦復可覩矣

宋廢藩鎮其亡也禍烈于唐可以鑒矣

【陳子龍文】吾於是而知世之所以治亂矣權在外者其亂陽權在

內者其亂陰。權在外者奉主爲名。故以晉文之雄。不敢逆王命以失諸侯。而權在內者。則以一權竪嬖倖竊之以毒天下而有餘。然人遂起而亡之矣。不能以三世也。秦以後。未有不偏于內重者也。唐之藩鎭。非外重乎。外重也。而權竪嬖倖召之也。日月暈于外。其賊在于內【評】此論極見其大。非經生所識。

首節

有道自當從根本說來。若只得氣數上事。則漢唐宋之盛。與三代無別矣。

無道只說諸侯。下面大夫陪臣都包在裏。

天下無道。止說自諸侯出。接下三句。併及大夫陪臣。可知自大夫出自陪臣出。總是諸侯之罪。則可知自諸侯出。天子亦不得辭其失馭之責矣。吳氏謂下章戒竊權。此章戒失權。正此意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節

政字與禮樂征伐不同。諸侯亦有禮樂征伐。而出必自天子。侯國之政。則不必出自天子。凡爲君者必有政。天子諸侯皆君也。故不可曰政不在諸侯。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節

首節推論大勢所至。已到極衰敝處。下兩節忽又重提有道。新安陳氏謂有挽今返古之意。看來亦非無謂。終之以庶人不議。煞有深旨。諸侯大夫之僭竊。可以禮樂征伐之權正之。庶人之議不議。豈能以權相箝制哉。到庶人不議。方是有道盡頭。故知禮樂征伐之權。惟恃道之有無。意所重在有道。有道而後有禮樂征伐。故遞遞提揭此句。不是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乃謂有道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章

欲取三益先須知人【陳際泰說】朋友之道亦未易以言也必自明而後能知人必知人而後能取友【又評】愼友貴知人知人貴明善是推窮本原然須知明善之先已當取友也

世上原未嘗無人都被流俗交游議論教壞

益益箇甚損損箇甚益矣怎便益損矣怎便損此處須透

孔子曰益者三樂章

樂有見識行事不止心樂

兩者之樂如冰炭須互看

益者之三樂原自內出不是向外强合

禮樂二件原是吾心本源固有故樂在此直是意味無窮若謂將

此三件以制吾樂其樂不可久矣此亦分內外之別

禮樂人善賢友一層節道多一層三樂字一層各有意義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通章重知天命知字是畏字根苗天命是大人聖言主腦

首節

畏天命便有知字存知天則自然敬畏

須是畏天命人但說畏天耳

大人兼德位說

畏聖言便有篤信力行在不則非眞畏也

畏字有實工夫

小人不知天命節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程子發明主敬之學曰天理二字自家體貼

出來蘇子瞻要打破程子敬字正所謂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看讀書居業二錄以後講學者便無了敬畏意思不免犯此節條欵矣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章

者字頓斷上次名目亦只在氣質上說坐定氣質上論纔分明學困一種有工夫有究竟第三段與下文原是一等中分成敗故又與上兩段不同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君子九思固不是源頭上攏統一思件件都了亦不是無事時全然懵懂直到臨時方件件思量也蓋當其無事既有講明涵養之功及其事至又有辨析詳審之力此聖賢之學所以千萬無

弊也。

事物未接時，正要件件思得，即所謂凡事豫則立也。至當下應付時，又要逐件思過，方能寡過。

九件須熟存于未事之先，而謹察于臨時之始，不是于九者中修飾補漏，作斷港絕流生計也。

九思合而後際，貫徹始終。

此思誠之學也，工夫在平素幾先，不單是臨崖勒轡。

九思若平昔不熟，臨時亦來不及用不著，若當幾不提醒加謹，則向來工夫亦落空泛，不見有得力處，兩者交養並進，是用九思功候要訣。

此九者，君子平日無時不以此為思，使義理純熟，則臨幾自然中道，然臨幾時，又須以此省察，兩者工夫闕一不得，看程子九思

各專其一。此意自分明。或曰。臨崖勒馬。恐迫促不及耳。生騎驢覓驢。剜肉作瘡之病。曰。此正近世良知家惑誤之說。聖學定有此兩節工夫。未事前是統體工夫。猶戒慎恐懼之無時不然也。臨事時是專一工夫。即慎獨之審幾省察也。平時涵養純熟。臨幾又省察精明。這道理纔能實得諸己而不走作。良知家務直捷簡易。必欲併而爲一。反以此爲支離兩截。不知境候固有兩節。工夫無時不然。而於發動處尤加察耳。非別換一樣心思。則原自簡易直捷。未嘗支離兩截也。

九思之功。大在未事之前。若平日工夫未純熟。也須臨視聽時思明聰耳。

在視聽未交物。當體會明聰本然之理。及視聽方交。又當精察其蔽引之端。九思皆然。

【陳新安】夫言與事將有以用之也。云云【講】尋常語默間，便是言
行住坐臥處無非事。思忠思敬，只在當下。豈為將有所用哉。言
止說做者逆。事止說做功業。越張大越陋仄矣。
上六件思是順用，下三件思是逆用。
大率次第，饒雙峯以視聽色貌言就自身說，事疑忿得就事上說
又云，言與事對，得又就事上說，其說頗支離。不將上六件是內
出之順而正者，下三件是外至之逆而危者，如此分看，便的確
此題括身字，亦非要旨。蓋說九者皆身所為，則一部論語，那一句
離身說來。有做上六句煩用身字扣題者，自以為巧。予問事思
做如何說，曰，事必由身做。予笑曰，疑忿見得又是他人做耶。
或曰，其說有所本。予曰，何所本，有之，亦是不通講章耳。
【陳際泰文】為惡之人，未嘗有思，則君子宜有忌焉【講】惡人正自有

惡思。無思安能作惡。但思不循理而循欲斯爲惡耳。

附此章文

君子善思之用。各授之以則也。夫君子之思。固無所不致其愼也而操之則有要矣。故詳列九思以爲愼思之法。今夫處一身之至處而運一身之至實。莫貴於思矣。而洪範直次之於五事之列。而且繫其後。此何說也。求能善用其思。則事事之中無思事事之中無思。則事事之外有思矣。故次其列也。能善用其思則事事之始有思。事事之始有思。則事事之成一思矣。故繫其後也。運之爲睿。作之爲聖。愼之惟君子。乃有謂天下之思多。而君子之思少者。非也。應感之變無方。而遇於前者至一。坐馳焉而旁落者出矣。惟君子於至一之外無所增焉。故少也。抑有謂天下之思少。而君子之思多者。亦非也。日用之迹甚近。而盡其

易者至精率應焉而簡佚者衆矣惟君子於至精之內無不足焉故多也然則君子何時何事而不慎吾思也哉而要其大端則有九者其一在視視之體本明也心亡則不能辨物而亂色蔽之明失矣君子思去其所蔽則惟明其一在聽聽之體本聰也心蕩則不能審音而好聲褻之聰失矣君子思去其所褻則惟聰由是著於容而有色色根於心者也思過剛過柔非色之德也必於溫由是徵於躬而有貌貌從乎心者也思近謟近嫚非貌之德也必於恭及乎聲相感而言出焉有聲以心者即有不及聲以心者然而皆心之聲也於其所發思所存焉得而不忠及乎動相接而事彰焉有動以心者即有不及動以心者然而皆心之動也於其所行思所守焉得而不敬凡此皆日顧用吾思者也而又有以遊用吾思者如疑者心之疚也恥於問則

疑終不釋。而非思問。則所疑先未盡出矣。忿者心之懸也。及於難。則忿終不懲。而非思難。則所忿卒未盡泯矣。至于見得。尤心之自出而爲緣者也。其流底於訟鬩者。其源兆於取舍。思合於義。而後無苟得之患也哉。若此者。固非提護於臨幾也。一物之交。思之各得其理。然涵泳於平昔者不深。則理中之曲折。皆吾思所未經閱歷之處。及乎臨幾。思雖欲入而圖功。已不識其從入之方矣。以九者合治乎其先。則理積於虛。無物而已備萬物之用。故知周常變而不窮。於以知靜存之所持。在異流爲絕慮之源者。君子正於此深致知之學也。又非力持於當境也。一務之末。思之必分其介。然省察於端倪者不豫。則介內之危微。皆吾思所最易忽略之區。及乎當境。思雖欲留而詳審。已不復有少留之暇矣。以九者分治乎其著。則介晰於隱細。務而各極成

務之全。故神明肆應而不亂。於以悟動見之所岐，在曲學爲朋從之擾者。君子正於此嚴謹獨之功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首節

兩見字補出真知。方見兩如字直遂無疑之妙。所謂誠生於明也。此等處人都略過。

隱居以求其志節

【陳子龍】生民之憂未息，帝王之業未興，以爲諸賢人君子，可以嚴氣正性，危言危行以救之，吾不敢信也。云云【評】只說民憂未息。王業未興，看此節便粗淺而偏。若論有救于世事，即上節亦不無補。志道二字甚大。不沾沾爲功名也。看孟子廣土衆民章，其蘊自見。伊尹處畎畝樂堯舜之道，所謂求志也。使終不遇湯，

其志豈有歉哉。聖賢固甚欲行道。然出處輕重一般。大行窮居並無加損。此節隱居行義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句意。硬將必須用世意牽入夫子胸懷。已非通章本義。及所言用世品格作用。又都是漢唐下英豪風致。與聖人所思風馬牛也。

求志中不併達道看。則體用不全。志字易錯入二氏去。達道中不歸本求志。則本領不是。道字易錯入功利雜霸去。看出互根之理。每邊身分。更自高深。

楊以任文 三代以上。義與天道相權。三代而下。義與人倫相守。評 義只是此義。卽君臣也。無古今之分。文 有必行之義矣。完必行之義卽完可達之道。評 伊尹之所以幡然也。文 有必不可行之義矣。守不可行之義。無傷可達之道。評 孔孟程朱之所以終窮也。

或曰行義即對上隱居猶云出仕耳。義字不重。子謂隱居只是箇隱居。雖君子不能異其稱。若出仕則小人亦同。惟君子之仕。卻只爲行君臣之義耳。故從[illegible]自重。義指去就言。道指德業言。

後世仕宦先從行義便差起

三代後君臣。合下起念便不是君臣之義。

後世仕宦。只講好官多錢耳。亦間有功業。却不是道。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首節

此章大意爲以異不以富說。故以齊景對夷齊。若爲論夷齊之節。則齊景之擬非其倫矣。餓於首陽。只對有馬千駟言。極言其貧富相去耳。齊景之無稱。不爲有千駟。夷齊之至今稱。亦不爲餓於首陽。故此處夷齊之餓。不專論死節也。夷齊平生大節。固不

出讓國死義。然此餓字却不為此。若論其節義則必及其死不云餓矣。後人因誤看此書。遂有謂夷齊無死節之事。不過窮餓首陽耳。此又癡人前不得說夢也。凡書各章有本義。故其下語輕重各有故。不可一槩總說到盡。類如此。

因餓字下無死字。遂發幻忽之想。歎史家隱遯傳法以不知所終為結果。猶僊之必云尸解。佛之坐梢傻儗以見詑與為文戲也。遂有謂聖人必不死節死難者。此論極害道矣。生死窮通一也。聖人神於不死。豈不神於不窮乎。聖人可以餓隱。何不可以死隱乎。此不可與說夢也。

[金聖歎]曰。到于今稱之。吾知夷齊生之日死之日必無有稱之者矣。[評]必不然之理。[文]曰民稱之。吾知雖賢人雖學士大夫于今亦未必有大稱之者矣。[評]說壞了周家數百年開名卿賢大夫。

有文文山黃冠歸鄉與方遜志叩頭乞哀之論史策未能改正而稗野頗多表白其論未爲不有然要之此皆後世諂媚小人之過泥處即未必然況周賢乎[戊]使當日即稱夷齊依文牽義之儒者謾稱夷齊又何以見吾夷齊之異也哉[評]夷齊豈以無稱爲異哉文絕雄快然其論却太乖角皆因不會見得聖人心事不奈一肚皮後世機權作用何此處信聖人不過便寫得聖人盡成私心惡業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章

首節

陳亢以愛厚其子爲天理人情之必然聖人亦猶人耳不說異聞是私心反說異聞是公道不說得異聞極詭秘反說得異聞極光明所以開口便問意極宛轉而詞無支離一派駁狀從貪眞誠

中來若今人于已所不曉不肯老實問人一味偷餂祕訣自負得計似巧實拙此又陳亢之所恥也

對曰未也三節

對曰未也又接嘗獨立云云于無異中追求異處于可異中究尋不出異處語脈宛然

于無異中强尋出異來却仍是無異是伯魚不欺于禽語亦是開示于禽語但實演所聞多將伯魚看成呆漢矣

陳亢退而喜節

要其喜處全在遠其子一件詩禮不過是陪數耳說三其實說一

四子評語正編卷十九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

論語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一　首節

邵世發文 君子與小人有不相立之勢而小人常附君子以爲重

評 佛氏以先儒爲伽藍與學誣朱子爲合一皆此術也

謂孔子曰來節

兩曰不可一曰諾吾將仕聖人應接之妙恰好只該如此

是解若不解似許實不許隨問隨答神味雪淡中見光明正大不

惡而嚴之妙

子曰性相近也章

此章論性習是從人切近易明處言之蓋與孟子性善之說相表

裏也。

歸有光文 自其性而言之。有氣禀不齊之等。而未接乎事物無窮之變。**評** 只在此處立說。方是此章言性。

韓子三品之說。在此處講便是。

剛柔之惡。亦是仁義偏勝耳。

遠近二字。原從品類不齊處生出。故曰相近相遠。所以不齊者氣質故也。若不論氣質。則非遠近之可言矣。程張朱子發明氣質之性。正從此得之。後人但依稀夾和耳。

氣質之說。始於張程。發明於朱子。於此章遠近之義至微。以之看虞書湯誥易傳中庸孟子。無不脗合無閒矣。後學不深究其理。惑於異端。反謂朱子分理氣爲二。不知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原未嘗二也。須是兩邊說理方明備

耳。主張異端者。謂氣質即是性。此即告子生之謂性。釋氏作用是性。陽明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之說。大要以無善無惡爲本體。先已叛孟子矣。況程朱乎。最狂悖者。如盧格許詰。然詰之言曰。人性皆同。如人形皆同。人性不同。如人形不齊。即其言論之。已有不齊之形。有皆同之形。非二形乎。夫形何以有不齊。氣質故也。格之言曰。孟子性善。理之本體也。孔子相近。理之盈虧也。即其言論之。已分本體盈虧。非二理乎。夫理何以有盈虧。氣質故也。總之異學所最畏最惡者。只一理字耳。如盜之憎主。如諸侯之去害己。理字不滅。則觸處皆礙。故其所主者。離理之氣也。本心之學也。聖學所主者。統氣之理也。本天之學也。此邪正是非之分。讀書人於此等處須明辨之。不可兩邊混過。

書意本指近遠之故。重性不重習。習兼善惡。故曰相遠。皆習於善

則反於天地之性矣。又豈止相近而已。勉人習善，是言外意。
習字正從形氣上生。

楊以任文 習不可已。聖人姑以性正其始焉。**評** 自不知性，反誣聖人。**文** 人與人相習于不得已之中，而性命之理違焉。云云。**評** 性反從習見，習又出不得已，純是異端見識。總一箇性字道理，不是下面一齊走作，其意不但以氣質之性為支離，并義理兩字亦多卻，畢竟無善無惡為本體，極其至也，並性字亦強立之名，依文生解，動成魔障，不若一棒一喝之為無弊矣。如此看性字，尚多在相近之云，不更支離乎。○習于善則善，習固有好者，然相遠之云，實為習于惡者而言，蓋習于善之習，原與性一，不必言遠近。惟習惡者遠于善耳。孔子之言，欲其終相近耳，欲其終相遠耶。既曰相，則習善習惡皆在習。能復性，只說得一半，豈得

混尊習字。將習惡之習。亦可復性耶。然良知家必强辨曰。習亦是無善無惡的。則吾不知之矣。

【□□徵文】習可移性。而習之功大矣。【詰】如何專說功。【答】天下之事皆不可以恃自然。其用自然者。獨禽獸耳。人則必有已事焉。不聽天地也。【詰】禽獸亦有習相遠處。【答】性之所爲。終有所止。人功所爲。其爲無方。【詰】性固無止。人止之耳。【答】詩書師友。扶之以多物。將身不得以堅其質矣。久之以日月。將人不得以據吾故矣。【詰】然則習又害性。何功之有。不知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習非敎術學問也。故有罪亦可有功。若專以敎術學問言。而謂其功大。則當云性相近。習相一矣。豈得云遠哉。及至說來又似有習而性失其故者。然則其以敎術學問爲習者。乃正深惡敎術學問。而終以無善無惡爲本體耳。【答】大較物之有性。亦從習來。

天地之氣習人。父母之氣習子。方始見氣。已在漸中。物孰爲獨化者哉。〔文字〕可歎聖人大道理。爲此小辨小說狗心鬼心破壞。據其說。非人自習壞也。乃天地父母生成如此習耳。昔李卓吾講學龍湖。有以子毆父見告者。卓吾大喜。贊其子曰。此子開千古未開之手。今如此講習。隨他打爺駡娘。淫嫂亂倫。做賊逞兇。都是天地父母生成。與人何干。不意大力與卓吾同道。〔論〕直是胡說。害道不淺。東鄉痴獃亦惑後學不淺。非文人相輕之謂也。

〔文章〕方其未習。皆性之所無。及其習之。皆性之所有。〔論〕習善豈性之所無哉。語亦有病。病總坐不信程張朱子之說。不肯去窮究其義。於所謂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兼氣質言之性。都不曾分明。焉得不胡亂爲文乎。

【又章文】小習存其身。詩書禮樂。多其數以輔進德行。大習存天下。化敎勸率。廣其端以利蕖生民【評】此敎也。非習也。若論大小。則天下亦不大。一身亦不小。○習非敎之謂也。天有運氣。地有方隅。物有異用。事有殊因。人習於善則善。習于惡則惡。而至於相遠。然後聖人立之敎。敎所以化其習。使復還于相近也。今以詩書禮樂化敎勸率爲習。然則聖人之敎。豈使人相遠者哉。

子之武城章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節

子游疑夫子笑其迂濶。故述夫子平日訓言以相質。見天下無不當敎以禮樂之人。豈武城獨不必然耶。君子小人。猶大學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盡人言耳。非以君子自任。以小人指武城人。亦不指緜武城之有君子小人也。

君子小人。都指受教人說。不是主教之君子。言一國一邑之中。必有君子焉。有小人焉。皆不可不學道耳。君子凡爲縉紳士大夫皆是。不必專邑宰。亦不必坐定現在有位。不然。竟是子游自命矣。

君子以位言。却是泛指教中之君子。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是恐人誤以德分君子小人。於理說不去。故註此八字。非指現在之位而言。蓋一國之人。後來非君子卽小人。皆不可不教以禮樂。方其學道時。未嘗分君子小人也。然其理。君子得之則愛人。小人得之則易使也。

君子之位不一等。小人性習亦不一等。皆不可不學道。

兩句須急連讀。合總看。要見得無人不當學道。無處不當以學道治之。以割牛刀之說。謂割雞亦當用牛刀耳。在夫子當時之理

在分處在子游此時引据意在倂處若但呆疏君子學道如何愛人小人學道如何易使失其意矣。

道字所該因廣然此只是教民成俗上說則以禮樂爲大絃歌之聲禮樂之教也故學道只指禮樂爲是。

禮樂是此道字註脚。

禮樂是道之大者因絃歌而發故直指禮樂要之禮樂便是徹上徹下事有體有用大無外小無朋俗儒先看得禮樂二字粗止就禮樂貼映絃歌不解從禮樂融貫道字不但文字淺陋并集註受誣矣。

學道二字空說者入虛玄而無把握映絃歌者又失之拘細豈學道只有樂律哉其所以不肯帖禮樂講者心目中原看得禮樂膚淺耳可知不能體註亦是不學道小人矣。

道該精粗內外。愛人該體用。

君子之學。得其大者。故愛人亦大。

後世吏治事功之臣。只緣分了道學儒林名臣循吏等傳耳。

凡謂三代不可復。即是不仁。其不仁也。由于不知道。

後世治術。總是上與下爭點耳。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節

凡人之言。一番陳述。一番精明。一番舉示。一番闡發。雖字句不更而意思自別。推與愈出。或謂上節俱屬夫子之言。固未嘗有偃言也。然則古之賦詩贈答。又何嘗增減片詞。可得謂非當時一番說話耶。蓋兩句固是夫子之言。而偃舉述來。謂武城亦不可不以學道治之。此所謂偃之言也。

【參攷】夫子雖是偃言矣。而二三子者。其信夫子之所許也。終不

如信夫子所自言。卽假言爲問諸夫子。而其信夫子于往昔之言也。終不如其信夫子于現在。則今日牛刀之說。尙未有以解也。[註]疏明聖人不得不自解自前言之戲之故。確然放過不得前言戲之句。庸眼看之。止是找足上句自話耳。不知上句是印證學道之說。此句却消除牛刀句滲漏。各有指歸。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子曰夫召我者節

使夫子果往。必有一番設施。直繼文武之業。必不是半閒不界小結果下場也。其乎口氣是决辭。不是疑辭。朱子云。此與吳其爲沿乎語氣相類。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五者所以存心之道。心存理得則仁矣。

心存理得。凡從事于仁者皆然。不獨此節。此節五者。乃子張所以存心對病藥方。於天下及不侮五句。乃其服法火候也。

【韓菼文】仁者何。即吾心之行者是已。【許】仁理也。行者心也。如器之載物。器存物得。仁固無適不在。只心不存耳。【文】論仁爲最初之懿。原無五者之名。不知五者仁之行焉者也。【許】此心此理。原只是一。【[illegible]】論仁爲內足之具。亦不必求詳于天下之故。不知天下亦仁之行焉者也。【[illegible]】講到心存理得。更無精粗外內之別。要知非是夫子說不出心存理得四字也。只爲心存兩字極難說。纔有一事一處之不然。便是心之不存。心不存。則理又何從而得乎。所以說五者。只是言事事行。非即指五者爲仁也。說于天下。只是言處處行。非以徧及天下爲仁也。且不云行五者于天下爲仁矣。而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者。正見處處勘驗。事事

用意也。須細心體出。若徒作心存理得論者。猶顢頇耳。

五者只是存心之目。雖皆出于仁。而不可謂之即仁。又不可指之爲心。乃心與仁交接處。故心理二字都下不得。於天下。註謂無適不然。只是能行到純熟無間處。所謂心存也。俗解强分五者爲內。天下爲外。更屬粗疎。五者就子張所不足而言。所謂爲仁矣。亦自有分寸。如告樊遲司馬牛。皆從端倪指其極地。與全體須有別。

時文胡盧提在首句便錯。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於天下則心存爲仁矣。方是理得。時文將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能行屬心。五者屬理。或以五者爲心。仁爲理。或以能行貼心存。于天下貼理得。蓋是醉夢中囈語。

精細總評　其事事索之動。而不及于靜。[illegible]心存處正主靜。[illegible]然動

乃與物相及。靜則相離也。講亂道。若靜相離，則動亦不及。

金聲文 仁不可以一端盡，不可以萬有求也。講於天下正是萬有求。文天理之消長進退，必有以自遂乎物，而外來之夷險逆縶，亦不能無傷其中。講不是無傷，總由中出耳。文仁不可以矜持居也。然得是說而慢焉，豈若恭與。仁不可以濶略守也。然得是說而縛焉，豈若寬與云云。講矜持原非恭，濶略原非寬。正希看得五者低，故如此說。看豈若字，皆是沒奈何下轉。不知聖人語却徹上徹下。文我不必求天下，而且可以操縱乎天下。我未嘗失天下，而即可以出入乎天下。講于天下言無適不然，非指廣應也。且如其說，亦純是機權作用矣。

又金文 張之學，亦非無志天下者。講天下二字便錯。文負高潔之情，則見仁有天機，意非不陋五者以爲不必行也。講看非不二

字。則原以狹陋五者爲高。但爲子張說法耳。【文】及一一執而求之。而疎漏之意。不過由元氣之淺薄。【評】總非是聖學只說得佛性精魄耳。此處須明辨。千子以爲句句見血。便爲渠所瞞矣。【文】仁者雖斂其輝光。將與天下相忘于不相守之地。而有五者在。固不患無天下也。有能行五者在。亦不患有天下也。【評】都不是莫贊其高。不但天下二字誤。其言有無。即異端之陋也。【文】乃知仁不必談光景。參倚亦有流弊。【評】公言却正落光景。吾儒參倚。指忠信篤敬。焉有流弊。【文】性命之不通。血脈可通。道德之可假。精神不假。【評】講精神血脈便不是。其所視仁字則佛性也。天下則恒河沙塵界也。能行則普度功德也。五者則小乘名義也。于聖人所言風馬牛不相及。而千子以爲如五穀之必可以療饑。藥石之必可以治病。甚矣知言之難也。

五者只有數目。未說名義。子張便不得不問。子張意中只有一仁
聞夫子說有五者。不知仁外又有五者。抑五者之即仁。子張又
不得不問。

能行中有積累圓滿之功。

末五句。纔見能行盡頭工夫。到此自有此應。為仁須于此試驗。火
候與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一側。正鞭辟入裏。不是鋪張于天下
局面也。

又金文 欲任天下。先為天下任。功及天下。必自我有功云云。駁語

[illegible] 古之聖賢皆帝王將相也。其見于六經與平居師弟之問答
皆如此。世人乃以酸秀才語代之耳。[illegible] 信之人任。敏之有功。亦
隨地可驗。自天子至庶人。自日用飲食至平成天地。皆然。不必
說到任天下功天下也。又有講極粗事物。而其理極精者。亦有

爲玄微之言。而仍極粗者。其精粗皆于道理之切不切爲分。若此文之粗乃眞粗。正原評所謂縱說得大漢話。終不脫酸秀才氣者也。千子之云。徒見其酸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好仁不好學節

陳際泰文 除暴者。爲其格吾仁之行也。不好學者昧此。於是搏噬之害人。好同之傷化者。相與保而藏焉。其意本以仁物。不知適以殘之。評 近世此害頗甚。寧可一路哭。以徇一家笑。人且美其愛民。不知其罪浮于貪酷也。要之其意亦本非仁物。只圖自己順利耳。艾 愛身者。爲其先吾仁之本也。不好學者昧此。於是疏遠之無關。頂踵之無復者。相與捐而殉焉。其意本以仁身。不知適以喪之。評 不知春秋大義。有死節而悖天者矣。艾 不好學以

明其則則昔人所爲安全中正之理將甚其事而行之古人何以安寧而我何以煩苦也愚亦甚矣蓋愚在理上斷不在利害上斷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論詩可以興以下不得粘連學字似也然雖指詩之益人如此不學如何見得所謂不得粘連者爲題目截去首句則作文須見于法可下非謂詩可以興乜何道理中着學字不得也

學詩有潛移默奪之妙不是以事合經死死印板

詩可以興四節

興觀羣怨是人心可以是詩之理兩層看乃透

邇之事父節

邇遠包括事誼甚全事父事君舉其大者

二句就倫理中舉其大者而言。邇遠二字。槩括甚廣。
邇遠二字內。倫類無所不包。兩之字指點甚活。不拈煞君父。
邇遠就人說。不是詩中有遠邇。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章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illegible]云云。[illegible]面牆。言面前一步行不去也。爲二南便行得去
爲其切于身家日用也。如大士所云。不過備聞貽代典故與帝
王事業。爲之有何關切。不爲亦何至面牆。
正牆面指至近之地。一物不見。一步難行。故二南之當爲。從切近
道理說。不用恢張弘濶。

子曰禮云禮云章

玉帛鐘鼓。如何不是禮樂。如何便是禮樂乎哉二字。有其所以然

自袁黃葛寅亮等。倡不通講說。以爲不可增出敬和二字。始而含糊影響。繼則宗性以狐禪悖聖學矣。萬曆末年。至天啓文字之謬亂。皆由此種說數開之。一時俱以註中字樣爲戒。敢直提二字入論。自于子與大士諸先生始。其功不可沒也。近時此種說數又駸駸行矣。

玉帛鐘鼓總指禮樂之末節。所該者廣。非專指此四物也。

玉帛亦不專指往來應酬。

子曰道聽而塗說章

道聽塗說。不但病其口快。爲他只當一場說話說過。全不去存諸體會。使實有于心而行于身耳。然其所聽所說。原是正經道理。故曰德之棄。若今之講師。承襲邪學。更且道聽塗說。此又不當引棄字律。當引上章賊字律矣。要其輕狂躁妄之狀。則賊棄如

一。

【黄淳耀】天下之可容人說者少矣。【評】此意過高。却是礙。聖人無此意。【史】語雖會心。經演說則浸失其旨。故有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可議者。爲其害志也。【評】皆經歷體驗之言。只諸助輕重間便相去萬里。【史】理雖衆著。經裁擇則恒苦無多。故有聖人之言賢人聞之而不信者。貴其獨見也。【評】此却是陽明雖孔子之言不敢信意。便是本心之邪教。便不知天命而侮聖言。【史】今之學者吾見之矣。記醜而博。言大而夸。其意儼然自命爲聞人。其弊隱然流濫于末學。一言以破之。則曰道聽而塗說也。道塗之間。豈有學問哉。【評】近日講學君子。試體驗其言。莫便道時文講學不得。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國家當覆亡之運。不必生奇奸大惡。但所用無非鄙夫。便足令神州陸沉。羣生塗炭。一時爲君子者。受鄙夫之牢籠。或取其幹才。或信其小節。或因依門第世講。遂不惜爲之援引。此輩得志。但知爲身家祿位。其黠者兼爲交遊。則聲望尤重。不知其爲交遊正爲其身家祿位久遠計。未嘗一念及君國天下也。只看一個與字。便具千古朋黨傳論在內。

吾生所見士大夫傳授做官祕訣。與門戶聲氣作用。大都被此章包括。

自曆昌啓禎來。甲科新進。必贄謁其前輩。拜求巧宦之訣。衣鉢相傳。曠劫不滅。

首節

鄙夫不是猥葸闒茸一流。正有機權作用。

【衞齋補文】今天下有鄙夫焉。其人口不言富貴而取富貴之術甚精云云。【翻】王衍殷浩不出此語。【駁】吾不知其底裏。而誤以爲有品。不察其佞邪。而誤以爲有用。則必與之事君矣。【翻】出而見識差處甚多。而誤以爲有用之弊尤多。皆由自家好講作用起。

其未得之也節

爲必得之算。工求得之術。是患得之不是患不得之。鄙夫之心。止知有得而已。其所以患失者。只被既得之三字逼成耳。迴思得之前。有多少辛苦邅想得之後。有多少受用。只一既字中。鄙夫之肺肝聲態盡露。得之則得之耳。何以云既。既者。願已償也。既者。意復變也。討又深也。燈燈相傳。帕帕密授。此一宗何時滅絕耶。

苟患失之節

鄙夫必到甘爲弑逆，亦是事勢不得不然。其原只消一箇鄙字。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章

並存雜奏便奪，故可惡之甚。

〔講〕若子順天地之撰，而存陰陽之理，則純雜清濁之分，致或可以並行不悖，而不必深苛。而無如其相克，又無如其倒置也。〔講〕見處定，從此出。紫必奪朱，鄭必亂雅，不必待相克倒置而後惡也。利口不覆邦家，亦可存乎。天地開，陰陽人獸善惡邪正事物本自並生，此天地之道也。然陰必賊陽，獸必害人，惡與邪必傷善與正。若無聖人裁成扶抑于其間，則天地亦息矣。此所以曰三才。今謂天地本一視，聖人生殺好惡，多事擾亂，是有天地而無人，亦且背人類而歸于禽獸也。二氏之說，總不出此，故最怕分別，喜自然。學者反以其說爲高，則人理幾滅矣。

子曰予欲無言章

此與無隱章最易錯解人與端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直體之身心故發此以警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

註云與前無隱章相發則所謂天理流行之實只在無行不與處此是夫子言前言後言內言外欲言欲無言不欲無言大宗旨也。

程子語上蔡爾等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盍行之問如何曰且靜坐便是此有無行不與聖人只要人實下手反身自得耳若謂言則有盡無言則無窮是反引向高處不是指向實處聖學高處正在實處也此一鍼錯走不得

陳子龍文 聖人不有所可見無以表天下之正聖人不有所不測

無以示天下之深。評 聖人不測。卽在可見裏。如此說則有兩術。而聖人之可見不測者皆淺陋甚矣。又 道之在人隱而彌耀。使夫萬物莫窺其際。而物卒不能遁之。評 都成詭幻。求一言之幾于理而不可得。打破大意。只要二氏以虛無之本體行霸詐之事功。乃爲聖人之道。豈其然乎。

首節

無言下一欲字。則夫子非無言也。正要人實得其所以言耳。若作擎拳豎拂觀。眞野狐精矣。

聖人正欲人從言中實得耳。

此與不立文字法門大別。不得援儒入墨。

子曰天何言哉節

此節卽是無行不與註脚耳。一時一物。無非天理。則一動一靜。無

非聖道。若作四時百物以行生述天。便是錯鑄。

極可笑者以天何言二句夫子自比。而以四時百物比小子之述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小子有小子之行生。都不待言也。若必待言說。則行生非天乎。

時行物生。是天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一動一靜。是道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直指簡實在道理如此。以時物擬小子固非。即謂表暴自家亦非也。

【金敞】云云【評】時行物生。皆上天之載。流行于迹象者。兩句一體無分配義。亦無層次義。文偏于時行側出物生。以時帖孔子。物帖小子。豈行者天而生非天耶。抑行者精而生者粗耶。禪學怪支離。却正病支離。畢竟理上欠精細也。

四時百物。是實在明著者。

兩焉字。是歷舉不盡之詞。

行焉不是行四時。是天理流行之實。

四時百物。不可謂即天也。亦不可謂非天也。是另有箇天在。却又

　無處非天。聖人只要於此識得耳。

此節是聖人脫口說出。纔知聖人實落與天一般。時行物生。學者

　正要就此體認至理。不是聖人即舉天而言也。若徒作當下指

　點語。便攙入木犀香裏去矣。

天何言哉節。明白顯易言之。正是破端木之見。一作棒喝機鋒。混

　入木犀香裏。益增其惑耳。

首尾一樣句。却自一虛一實。首句虛。方生出中二句。末句緊接中

　二句。正點實首句。

首末二句。人皆看做一樣話頭。不知首句從不言何述轉出。止說

天固無言末句緊承時物二句說正見其所以無言也

此節最易近禪程子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眞者在此只寫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不知已攙入那裏去也要知禪家指點只要觸處識得此心聖人舉示正見隨在是此實理只在辭氣輕重抑揚之閒便易差去故是極難

行焉生焉緊與何言哉相應惟其行生所以無言全是指示實地非更無可說也無可說便不得不說程子破那七語歷然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子曰食夫稻節

【命意】凡今之欲短喪者皆不能久澹于衣食者也而文之以禮樂之壞崩【評】此語直刺人心普天下營營誰不爾耶

宰我出節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只爲宰予各惜此三年故卽以三年立說耳昊天罔極豈有年之可計耶卽用予矛刺予盾予卽善辯能無戇塞

子曰飽食終日章

不有者乎虛字也然已氣中有譏誚有責備有愧激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章

此只說女子小人難養處而主者養之之道卽在言下可知近之遜之有許多病痛在有許多義理在

女子小人非獨其性質難化也彼實有學問傳頭作用派頭使人主出他手不得漢唐之末足以觀矣誠灼中志更有甚焉者獨怪時皆英君身受嬖妾之害而卽位也復以嬖妾自戕親定宦寺之難而其後也仍用宦寺致亂豈非難養之明驗與

女子小人之禍。至魏客爲烈矣。讀灼中志。略見內庭立法。原有未盡善處。後來并舊制盡蔑悖之。天下事安得不壞。歷朝宰執。無不爲司禮監私人。相公拜太監。外伴執侍生帖。到門即易門生帖進矣。至朋黨排訐。各爭其所私內監。堂堂士大夫反爲女子小人所養。且爲女子小人所欺。以爲難養也。豈不可恥之甚哉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終

論語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首節

黃淳耀文 使父師曰我其行遯王子敢不狥國耶少師曰我不受敗王子敢不效死耶評此未必然三仁各自心安理得微子合下便該去豈得因人行止耶文微子之去去殷耳非奔周也奔周是以國外市矣評即奔周亦非市國周之代殷亦仁也以仁歸仁何市國之有

微子之去夷齊就養是仁人歸仁人武王伐紂以至仁誅至不仁皆天理內事其趨一也一者仁也後世之取天下爲之謀者皆人欲內事不仁也今人每以不仁之心術議論古仁人之所爲

宜其悖也。能將仁字看透。微子心事。自然光明正大。非末世通逆附叛賣國降臣所得而藉口也。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節

三臣之事。可曰忠曰義。何以名之曰仁。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子路之可使治賦。冉求之可使爲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賓客言。夫子皆不輕以仁字許之。何於三人而即稱之曰仁。此中煞有至論。是從殷看出三人之仁。非稱三人之仁而係之殷也。

須知武王之事亦仁也。而三仁爲殷宗。其仁却合如此。故曰殷有三仁。三仁非仇武王者也。後世以詐力取天下。則不止宗親之當仇也。凡攀附與苟免。皆不仁也。殷不得不仁。周不得不王。三仁又更無別法可做。與武王心事光明如一。此即伯夷叔齊與太公武王並行不悖之理。皆仁也。

齊景公待孔子章

以季孟閒待孔子。尊隆之至矣，豈昏耗之主所能乎。只此語固知其全無心肝。但作一番好看說話耳。

齊人歸女樂章

當世純文 魯可以爲，莫若定公之時，齊晉皆爲季世，而三家亦憂於其臣。外無大國之虞，而內之慢者亦有窮而思返之計。評 此論甚明，可見聖人見行可處。

女樂歸定公。則受之者定公也。而特書季桓子。孔子之得政也以桓子。其去也以桓子。魯之不足以有爲，桓子之不足與有爲也。從季桓子本質習氣看透，不足與有爲根源，都在受之中流露。令孔子自然留身不住。不是受字做得人情，正是季桓子三字判得盡絕，方見魯論書法發明。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節

是知津矣將一是字換却脅之孔某是耳中極熟心中極厭者露彼哉彼哉之意看下文桀溺之言深規切勸則知長沮猶是也但沮明知孔子規之無益勸之徒勞故下此截斷衆流句有照有用是長沮絕妙機鋒若徒作冗傲語失其意矣

問於桀溺節

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且而下微讀斷此是子路半生行徑在幾轉出與其也字來似商量似計較似點醒似詰問似痛惜似譏笑口角神情宛然生動

子路行以告節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二句緊對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誰與易

之二句作轉駁言易者正欲以道易無道耳天下有道更易箇甚非謂天下有道則我可不任其事而高隱也聖人遇有道天下正大有爲但無須變易耳

聖人易天下之心即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發意當時沮溺一流總不見得此理不能有得此心遂成一種議論流爲後代二氏心腸學術聖人此言正所以破沮溺見識之差後惟孔明不逆睹成敗利鈍而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必盡死爲之猶得洙泗心傳程子所以稱有儒者氣象也

子路從而後章

首節

子見夫子乎子路意中只有一夫子至丈人之不曾識夫子子路

倘未及想到。子路口中。亦只有一夫子。至夫子爲人之通稱。子路亦不暇計及。須見他一種急迫情形。唐突口氣。田夫野老。相呼爾汝而已。非惟不識夫子爲何人。並不識夫子是何稱。孰爲二字。意想茫然。子路之問。使丈人應答不來。丈人此對。亦令子路開口不得。

止子路宿節

不曰二子見。而曰見其二子。正是丈人學問。亦是丈人作用。

逸民章

金聲文 或出於世。或入於世。能不爲世縛焉。則逸。評 世豈有出入。此是和尚語。然和尚亦終不能出。涅槃則寂。只在世間耳。文 置夷齊於聲色君友之間。將受世羈縲而難自由也。驅惠連於浮沉上下之外。將籠絡於世而難籠世也。評 夷齊不降辱爲義。非

出世也。柳下亦無絕世，及惡世絕意。文涉世而弗操應世之心，應世而並無可應之世，何必夷齊諸逸也。評却不是孔子贊語。即夷齊以下諸人之逸，亦俱在名教節義中，況夷齊耶，況孔子耶。正看以出世為逸，宜其隔壁矣。

泰伯何以不稱逸民，則知仲之逸，初不以逸國也。玩下隱居放言一段自見。註云不合於先王之法者多矣。此正是他逸處。然淸而不汚，權而適宜，此正是他逸之善處。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章

親自不當施，不施適得親親之宜。周公垂訓，豈不如董子之正誼明道乎。正為後世制治紕是計較利害，故封建之道廢，而親親之本亡。一部宗藩典禮事例，皆賊仁傷恩之術耳。一從此意發源，即毫不是周公心口也。

陳際泰文　大臣非與君懸絕者也評此義自秦至後世不明不行矣誰謂於此得之

文　列國因大臣失職之故至於相輕以窺其虛實

評　此見功利計較聖人不論此只道理自行不得

故舊不必定是功臣

魯公受命分封與開創得天下者不同其所謂故舊即親賢之世好者耳若主功臣立說是後世情事非當時本義也

不棄有不棄之情有不棄之法

不是定要用故舊亦不是一槩庇狥故舊無大故三字自見分明

自漢以後開國者必有殺戮功臣之禍緣他都以詐力得天下當在草昧君臣未定未嘗不欲為所為但以材力相倚耳既得天下平生詐力底裏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故人其中固杌棿而為功臣者又輒恃其故毗睚怨望後生新進更以諂阿相形

激以利害動人主。此殺戮之所必至也。欲銷此禍。須王者知義理。王者安從知。必須儒者開導。儒者胸中皆自私自利之心。又安能開導王者哉。閱洪武開功臣諸案。未嘗不歎惜朱楓林之早死。而潛溪伯溫諸公不深明聖人之道也。

無求備一人與器使有別。器使言人無不可用。無求備言用人當盡其長而舍其短。不得混看。

呂子評語卷二十一終